

我们开始认识的“乌合麒麟”

——揭开西方遮羞布的中国漫画家

廖省：林越

今年伊始，在特朗普持续的宣扬和鼓动下，其白人右翼支持者从各州汇集，于6日“攻占”国会山，事件像最后一根稻草，压垮了美式民主假象。国会山的鲜血和狼藉昭告全球，美式民主绝非世界典范；“美国优先”的“双标”，说明美国根本不是“民主灯塔”！

边的血迹有点像美国的“自由女神”。墙下的尸体覆盖沾着血迹的美国国旗，但没画出来哪位“英雄”，丢弃的手机显示出推特账号被封的图像，这是否违背了美国对“言论自由”的承诺呢？

尸体旁一位女议员正拿走属于死者的一张选票，其右手是“白人至上”(white powers)的手势；她左面是一叠整齐的选票，另一面是散落在地上的选票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一名男议员以“宪法”为掩护，正从特朗普支持者的背包中顺走选票，却被当场发现了。

特朗普支持者的衬衫的印着“兰博”的大名，但“图像”可能是特朗普。也许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心里，兰博是唯一能拯救美国的英雄，是美国白人最后的希望。另一名歪戴“让美国再强大”(MAGA)帽子，穿着“骄傲男孩”(BP)的支持者神气地扛着国会“权杖”。

桌上翻开着“圣经”，左边是议员(小偷?)挡住脸部的《国家宪法》，右边是警察(杀人犯?)准备射击的手



枪，下方有特朗普支持者(暴徒?)的“权杖”，最靠边的另一名警察握着手机，茫然地望着墙下的尸体，显然不支持同伴的行为。画面上尖刺地隐喻所谓“三权分立”背后充斥着算计、欺诈和暴力，充斥着政党两极化

权分立、权力和平交接成了一个笑话，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。显然，“民主与自由、法律与秩序”，不过是美国政客装扮自己的纸冠，虚有其表而已。美国宪法由开国元勋们创立，号称是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。但画中的“宪法”却以夸张手法被堕落成了“工具”。问题是，现实中的美国政府真的践行“宪法”体现的精神吗？

全世界都见识过美国的“驰名双标”，反映了多数华盛顿政客只把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当工具，并非神圣不可侵犯，只要合乎美国政治及霸权利益，就会被拿来攻击别人；轮到自身时却是另一套标准和说辞。对此，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嘲讽道：“如果美国看到美国正在美国的所作所为，美国就会入侵美国，把美国从美国的暴政中解放出来。”

再回过头来谈谈“乌合麒麟”这位让西方政客恨得咬牙切齿的中国青年漫画家吧，他数次被“人肉搜索”，也有不少评论质疑他的“画风”，但他得到了更多

海内外的支持。他从揭露西方的《伪神》、香港黑暴的《炮灰》开始，到“方方日记”的《为弄臣加冕》一战成名。接着美国乱局的《敬呼吸》《白宫粉刷匠》，“南京惨案”公祭日的《剑来》……所有画作都基于事实，却充满了视觉冲击力，因为事实比文艺创作令人震撼。

去年11月29日，乌合麒麟根据“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残杀少年”的国际调查报告，创作了题为《和平之师》的讽刺漫画。因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转发，在中澳之间引发轩然大波，澳总理莫里森甚至要求中方道歉；还招呼来攻击别人；轮到自身时却是另一套标准和说辞。对此，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嘲讽道：“如果美国看到美国正在美国的所作所为，美国就会入侵美国，把美国从美国的暴政中解放出来。”

今天，“战狼”又画了华盛顿国会山的艺术景况，故不论对西方“民主”持什么观点，让我们看看他画了什么？画中含又蕴含什么深意？毕竟，这是“国际水准”的最新创作。

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——再评《美、中开战的起点》——杂谈大变局(3)

雅加达：许己斌

纳瓦罗在他的《美、中开战的起点》一书中，提出美中开战的十大导火线，台湾排在首位，就是说如果美中开战，台湾将会是第一个战场。奇怪的是，这个提法让不少台湾学者非常兴奋。他们不是在担心战祸降临，会造成台湾生灵涂炭，反而高兴地认为，这是显示美国对台湾的重视。他们当中甚至有人认为《美、中开战的起点》一书，是一本美国如何对付中国、“修理”中国的优秀推理读物，应该列为台湾大学生、高中生历史课的补充读物。

识形态，中国不愿看到台湾民主政治的“成功”。

纳瓦罗完全是美国式的思维，好像台湾是美国的，现在中国人来向我们美国要，理由是一、二、三，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啊。

纳瓦罗责备尼克松和基辛格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为了对付苏联和急于要从越南撤兵，向中国妥协，牺牲了台湾。台湾被逼退出联合国。他还怪罪小布什和奥巴马。他说，小布什上台后，开始对中国讲了几句硬话，尔后，为了经济和政治的“务实合作”，不断妥协，使得中国“误判”，认为美国不会出兵保护台湾。奥巴马也追随小布什，经济贸易过份依赖中国，许多华府官员太过仰赖跨国企业的政治献金，而这些跨国企业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利益。经济贸易和政治两方面都局限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。

纳瓦罗胡说八道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美国在越

南战争中，占不到便宜，不但军费开支不堪重负，战场上死伤惨重，国内反战情绪高涨。尼克松被迫想要抽身。所以希望中国帮忙说服越南，让美军能够体面安全退兵。其实是美国有求于中国，当然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手，中国在外交上完全占了上风。出名的乒乓外交，用“小球转动大球”(毛泽东语)，1973年，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和太平正芳外相相访华，不顾美国，当场与中国建交。全世界掀起了与中国建交的浪潮。至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完全不是拜美国所赐，相反，美国一直企图阻挠。是当时第三世界国家投票。当时，联合国轮值主席是时任印尼外长的阿丹·马立克。联合国在1971年10月26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。至此，中

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，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。而尼克松访华是以后的1972年2月的事了。

小布什上台时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定性为邪恶国家。但是，由于911事件发生，震惊了世界，美国本土第一次受到敌人的非常规的袭击，一片混乱，几乎成为惊弓之鸟。在反恐问题上，美国须要中国的支持。至于奥巴马，当时美国发生金融海啸，是中国应美国要求，出大钱购买美国国债，帮助美国度过难关。综观以上事实，在那段时期的美中合作中，是中国帮助美国多一些。纳瓦罗缺乏常识，又缺乏道德，不顾事实，把同属共和党的尼克松、基辛格、小布什都当成“历史罪人”，一棍子打倒。

纳瓦罗吹嘘，现在是时候了，美国应该让中国人知道，台湾是第一岛链极其重

要的部分，不能因为失去台湾而断裂成两半；为了“民主自由”，反对“强权”政治，美国应该不惜一战。

纳瓦罗还多次引用日裔学者吉原(Yoshihara)的论点，吉原说，有人认为美国为台湾而大动干戈，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。但是，他却认为，这是“道德”问题。他说，台湾如果以和平方式落入中国手里，日本和冲绳将暴露在露在中国军队的面前。言外之意，这就要看美国如何对待同盟国了。把台湾拱手相让，会令同盟国心寒，是不道德的。很明显，吉原硬要把台湾问题和日本的安全挂钩。

纳瓦罗甚至用莫名其妙的例子说，太平洋战争期间，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以后，飞机从台湾基地起飞，把菲律宾炸得稀巴烂，麦克阿瑟带领的美军遭到惨败，非常耻辱地离开。可见台湾的战略地位对美国多

么重要。他引用麦克阿瑟的话提醒美国政府：台湾是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”。

基于这些理由，纳瓦罗认为台湾是美中开战最可能的导火线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领导人再三向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中国将会不惜一切代价，绝不会让任何人、任何政党，任何组织，在任何时候，以任何形式，把任何一寸领土，从中国分裂出去。

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这样尖锐对立，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。中国人要和平统一，美国人一直想打，不但岛内的汉奸“台独”分子会勾结美国，美国还可能纠缠一些小喽啰来打群架。

天要落雨，娘要嫁人。台海战火真的不可避免吗？

“独有英雄驱虎豹，更无豪杰怕熊罴。梅花欢喜漫天雪，冻死苍蝇未足奇”。

三宝垄：夏木匠

我爱我的太太，虽然我不曾对她说过一句我爱你。她默默地承受我这无言的爱，让这一份无形的、跳跃的“爱的金链”，永远牵住两颗赤诚的心。她体贴我，不忍拂逆我，宁可自己撑起而百般迁就我。太太，这一生我欠你太多的实在太多，令我痛苦和愧疚。最使我遗憾的是你不辞而别，竟是我而走……

1、初见 1957年，那一年我初中毕业。假期除了呆在家，有时我送午餐到父亲工作的工棚，顺便帮他打扫满地的木屑。父亲是个木匠。通常做木匠的几乎都是瘦骨嶙峋，我父亲却是个肥胖而不臃肿、精干结实、手脚敏捷、手艺精巧的工匠。父子俩在一起午餐，下午父亲骑着脚踏车，载着我一同回家，假期过得倒也很写意。那一天我没有送午餐，父亲也还没有放工回家。我刚在家里打扫，忽然一个庞大的影子遮住了我的视线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阿成，帮我带些东西下来。”我听了非常高

兴：“噢，姑妈，你来了。”我帮姑妈把载在三轮车上的随行包袱拿下，放进屋里。

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一个怯生生的女孩子半躲在姑妈身后，不时地偷偷伸出头看了一回又缩了回去。

唉！多清秀的女孩子，两颗大眼睛，一条长长的辫子，还有面庞那一深一浅的酒窝，虽然匆匆一瞥，也让我看得有些忘神。

“阿兰，快来见过表哥，”姑妈一边说一边拉她手上前。“表哥”她羞答答低头轻轻叫了一声。“呃，表妹！”我口吃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2、表妹 表妹生得白皙，有一点儿丰腴，圆圆的脸蛋，两颗黑溜溜的黑眼珠，打了一条长长的马尾辫子，笑起来面颊显出一深一浅两个酒窝。一身衣着也很朴素，红黑相间的格子衬衫，浅蓝色的裙子，穿着露出十只脚尖的清凉鞋。好看极了。她十三四年纪，比我小四岁，是含苞待放的黛绿年华。我直觉得对她起了亲切感，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知道我在注意她，她羞得把脸转向别处，双颊也红了起

我的故事

来，比喝醉酒还要嫣红。 晚间，我们坐在一起闲聊，姑妈说要在三宝垄逗留一天，后天准备前往芝拉扎采购鱼翅，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玩。 表妹听了姑妈要带我去，两眼直望着我，我直觉感到表妹好似希望我答应与她同去，我转回头望着父亲。“知子莫若父”，父亲明白我是征求他的同意，就对姑妈说：“你就带他去玩吧，就当是他度假好了。” 就这样，我随姑妈表妹开始了我头一次长途旅行。 就这样，我才能把故事继续说下去……

3、火车上 五十年代，交通不像今天这样发达便利，交通工具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类型和繁盛。最经济便利的交通工具要算是乘火车了；而那时来回芝拉—三宝垄的火车，每天只有一班，清晨从芝拉扎出发，中午十二点从三宝垄转回芝拉扎。 那些住在乡下村间种瓜种菜干活的村女农妇，耕种五谷杂粮的农夫庄稼，一大清早就把他们的收获，如菜

从三宝垄上车的旅客游人不泛其人，姑妈表妹和我就是其中一伙。我跟一群市井走卒、农夫田家、乡村村女杂挤在一起，最要命的是他们把空了的竹篓竹筐塞满车厢的通道。姑妈争到了一个座位；我与表妹却在通道站着，人越来越多，他们一挤一挤的，渐渐把我与表妹慢慢地挤迫到车厢门边一角。 车厢里空气闷热，汗味、香味还有那不知名草烟的烟臭味，弥漫了整个车厢，令人窒息难受。 一声汽笛长鸣，火车慢慢爬行，烟灰从烟囱飞出随风洒在头上、脸上。 火车越行越快离开了三宝垄。它蜿蜒而行，经过荒野，跨过河流，穿梭丛林。 这时火车经过好长的一段弯路，车厢倾向一边，我们站着的脚已有些浮动。忽然表妹一个踉跄，我双手急忙抓紧她的两个手臂扶着让她站好；也不知是她站久了疲倦，还是另有别意，她随着倒倾之际，顺势

把身子往我胸膛一靠。 顿时我感到天转地旋，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。我心里有一股想搂住她的冲动，可是我沒有。

弯路走完了，但我竟不忍心将她身子挪开，依然任她依偎在我胸膛，也好让自己也消受一下所谓的“美人恩”。 我将扶住她的手放开，慢慢滑下抓住她的两只小手，她回头仰面看了我一眼，轻而有力的紧紧反抓我的双手。我一时犹如飘浮在云端，也忘了这是天上还是人间。

噢，我们恋爱了？我有些迷茫，用力的甩了甩头。

忽然姑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你们准备好了，我们这一站下车，要到达芝拉扎太晚了。” 我看看天色，余辉残照，但夕阳已经西沉，天果然快晚了。

火车慢慢地终于停下，我们与一些乘客陆续下车，望眼一看只见一面写着Kroja(Kroya)车站的匾额。(未完待续)

知音

三宝垄：方福捷

长闲落寞孰能免，尺八无腔信口吹。何需另有知音赏，众鸟来回殷切催。